



制图/徐民

□ 刘莉

2016年，聊城市东昌府区古城出土了一副宋代青铜面具。该面具长20厘米，宽17厘米，厚0.4厘米，人面大小，外凸内凹，略成弧形。额头上有弦纹三条，眉弓突出，浓眉似角状，眼部全镂空。鼻梁高耸，有通气孔，通气孔同鼻部比例和人面相当。面部肌肉饱满，颧骨突出，嘴部微张。外露獠牙一对，下牙在外侧，上牙在内侧。表情严肃狰狞，神态威严，部分残缺，自鼻梁眼眶处裂为两半。现藏于东昌府区博物馆。

关于此面具用途，一说为傩面具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记载“方相氏黄金四目，蒙熊皮……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”，首次记载了木制面具。“兽能”即能兽，是一种传说中类似熊但比熊体积小的野兽，比宫廷“熊”规格低。唐人杜佑的《通典》、北宋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以及苏轼的《和子由除日见寄》中都有州县官府驱傩的记录，州县傩和宫廷傩程序一致但规模要小。在《东方傩文化概论》一书中，有学者指出北宋早期宫廷傩礼和州县官府傩礼以汉唐傩制为基础，到了宋徽宗政和年间吸收民间“打夜胡”舞队化的艺术养分，取消了方相氏、傩子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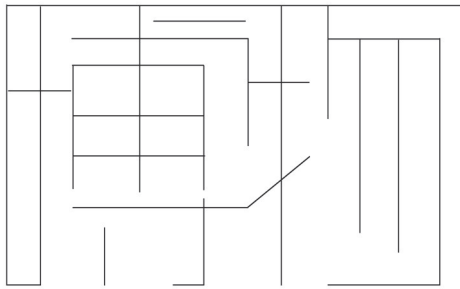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神等传统人物，替换成将军、门神、判官、钟馗等新角色，还有千名戏装官兵上阵。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写道：“政和中大傩，下桂府进面具。比进到，称一副，初讶其少；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，老少妍陋，无一相似者，乃大惊。”南宋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·志器》记载：“桂林人以木刻人面，穷极工巧，一枚或值万钱。”辽金元时期礼制虽学汉制，但在节庆和驱鬼辟邪之类的礼俗上仍依本族旧制。元代朝廷害怕人们聚集造反，禁止一切民间聚集活动，傩也被取缔。明代中期恢复过宫廷傩礼，州府县傩未有明确记载，明代假面活动从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》中可窥一斑，图中有多个戴假面或者假头的人物。

一说为战争面具。东昌府历来为兵家战略要地。宋真宗时，由于辽代军队的烧杀抢掠，河北州县及山东地区一带生产遭到严重破坏，辽军退却之后，聊城地区仍有一部分躲避兵祸之民流亡在外，宋真宗曾下诏书招诱流民回乡生产。北宋末年，全国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，梁山泊宋江起义中义军的许多活动都波及聊城，杨天王起义也是在魏博一带爆发。在宋金抗争中，山东多次被人入侵。金元时期战争不断，爆发了红袄军农民起义、红巾军起义，东昌府

多次成为战场，在东昌古城出土的元末农民起义军军印龙凤四年三月“管军总管府印”，即为红巾军韩宋政权官印，也是东昌府作为战略要地的实证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常遇春亲率军队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才攻占东昌府，第二年明军即在聊城设平山卫，置重兵镇守，东昌大战更是燕王在靖难之役中最惨重的失败。

南宋庄绰《鸡肋编》载：“绍兴四年（1134年）夏，韩世忠自镇江来朝，所领兵皆具装，以铜为面具。”徽宗末年，山东、河北盗贼蜂起。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韩世忠跟随王渊讨捕，在大名府歼灭水贼，汤村击破强盗，累立奇功，后以偏将身份随提杀制置使梁方平专讨山东，在尉氏败杨天王、透手滑所部数千，韩王店破临沂叛军武胡所部数万，参与击败沂州徐进、青社张先、水鼓刘大郎、望仙高托山、集路贾进、莒县徐大郎、东海张夔等部。韩世忠在河北一带坚持抗金斗争数年，颇有威名。宋夏战争，宋金战争时期军中兼用铁面具、铜面具，铁面具被形容为“鬼面”。明朝时期战场应用面具也很普遍，《武备要略》《于忠肃集》等文献中均有记载，且其面具形态有“神脸”“鬼面”“斗魔面甲”等。

（作者系东昌府区博物馆副馆长）



寄语

千年的铁塔，652年的光岳楼，283年的山陕会馆，这些聊城大地上的珍贵遗产，是历史和前人的文脉延续。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心怀感恩，传承好它们的文化信息，做它们最好的守护者。

聊城市文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崔翔

小贴士

跟着文物学汉字（一）

当你走进博物馆，站在展柜前，看着那些造型奇特、名字生僻的文物，是不是想问“这个字怎么读”。本报今日起推出“跟着文物学汉字”，帮你扫清阅读障碍，顺便涨知识。



(léi)

中国古代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及礼器，盛行于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，既用于盛酒，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


五方罍 湖南博物院藏



(gū)

中国古代的酒器与礼器，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。其容量约为古制的二至三升，设计初衷是提醒人们避免过度饮酒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觚逐渐由酒器转化为礼器。



蕉叶纹铜觚 河北博物院藏